

愛，原來是生命議題的本名

談教學現場的繪本領讀

兒童文學工作者 | 武霞

* 在兒童偏差行為的背後

舉凡國小班級導師，大概都避免不了身兼教室總審判長，尤其是一群群小大人似的中低年級兒童，只要他人的話語或動作稍稍不合己意、不讓自己順眼，必定義正詞嚴的向老師舉發：「報告老師，王大朋偷拿李小明放在抽屜裡的橡皮擦；老師，張小芬說了尸又尤三聲，很粗魯的話；老師，林大凱說我很愛陳美美，每天拿不一樣的糖果送她……」

假使老師一直無法提出合理的說詞或具體做法讓孩子心服口服，教室裡的人際網絡可能會愈形糾結，最終導致成無法收場的連續劇，歹戲拖棚。

不同帶班風格的教師，面對孩子熱中「打小報告」的現象，多半會彈性運用不同的行為改變策略來改變孩子屢次出現的偏差行為，其間，會讓孩子陳述事件的始末，以便協助他們釐清問題。

從兒童文學觀點來看，若老師一味像法官似的抽絲剝繭，非得就事論事，盤查到底，以解決問題為要，其務實結果，不但可能與文學失之交臂，甚至錯失提供孩子正確表情達意的機會，或傾聽能力的訓練。

* 從繪本故事發現愛的線索

期末考後，緊接而來的暑假使得筆者服務學校的小二生更加浮躁，不斷向導師以打小報告的方式，大聲而衝動的揭發同學違反班級常規，或彼此不互相讓、爭執不下，彷彿室溫再上升一度，干戈之火立即爆發。

當擔任小二科任老師的筆者進入教室時，發現孩子們立刻轉拋舉發之錨，他們各執己見的隻字片語，正試圖拼湊一個故事，於是筆者在黑板寫下一個大大的「愛」字，讓已經認識不少字詞的孩子仔細看看，「愛」這個字的組成結構。

部分孩子制約式的誦讀筆畫撇點捺，唯獨最先舉發別人的傑森（以下名字皆化名）說：「把中間的『心』蓋掉，不就是『受』字，哈哈！我哥哥上次把『愛』寫成『受』，被我爸罰寫一百遍！」傑森講完，立刻引來哄堂大笑。

見機會教育就在當下，立刻向孩子說演當年筆者在他們這樣的年紀閱讀過的、同時也是當時最鍾愛的一本配有插圖的文學類兒童讀物——《中華兒童叢書》，即王漢偉（筆名）改寫的《小

紅和小綠》，基於故事全貌無法入文，僅縮改大意如下：

小紅和專門採參的工頭爸爸、家庭主婦媽媽一家三口住在中國東北的某一處山上；由於小紅家附近沒有其他人家，每天只能帶著媽媽替他準備的小饅頭當點心，獨自在山間玩耍。

直到有一天，樹上傳來美妙的笛聲，小紅被笛聲吸引，發現吹奏笛子的，正是身穿綠色流蘇服、穿戴綠色流蘇帽，名叫小綠的男孩。兩人一見如故，成為好朋友，分享彼此的快樂，終於結束小紅孤單遊戲的日子，生活因友情而有了重心。

後來工頭爸爸知道這件事，擔心每天找小紅玩耍的小綠是山中精怪，便交代小紅把穿了線的針悄悄別在小綠的衣領上，入夜後，召集採參的工人循線找尋小綠的蹤影：當他們走到線的盡頭，才發現小綠原是一株巨大的千年人參。

從未見過千年人參的工人們開心極了，急忙將人參運到城裡高價出售，但小紅從此再也沒有小綠的消息，只是日夜期盼，希望再見上小綠一面，直到最後，一個人孤零零地老去……

當孩子聽完這個故事，竟想扭轉結局、滿懷期待的說：「老師，難道小綠不能再變回來嗎？他是千年人參精不是嗎？」我告訴孩子，因為小綠不再出現，才能顯現小紅思念的珍貴。接著再帶著孩子對應於自己熟悉的親師生友間的關係，問：如果有一天，自己最愛的人突然消失不見，感覺會不會發生變化？就在此時，安迪突然插嘴：「老師，傑森、安卓和湯姆都愛我們班的貝拉呵！」話一完，孩子們又哄堂一陣，傑森立刻面紅耳赤，簡直要哭了。

筆者圓場：「哈！傑森、安卓和湯姆好棒！這麼小就懂得愛人，能夠喜歡或愛，就是一種能力喔！其實，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會喜歡不同的人。暑假後，你們升上三年級，認識新同學，會喜歡新同學，到了五年級從新分班，又會喜歡不同的同學……」「不會的！我絕對不會再喜歡其他人了，一次只能喜歡一個！不能同時喜歡好幾個！」傑森斬釘說得截鐵。

儘管傑森童言童語，但筆者藉此聽出他透過話語傳達對愛的堅持，起碼他認識愛或喜歡是一種能力，不否認心裡真正接受，才能讓愛更加圓滿。透過《小紅和小綠》，筆者歸納了「愛」這個字的構組。

孩子透過打小報告的行為，展現說故事的欲望，這個欲望，一方面透著純真，一方面又起到漸進式的社會化；傑森們就在《小紅和小綠》中，領悟愛的意涵。

人生，是一連串生老病死的總和，能貫穿這個總和，並在其中產生美麗的化學變化的唯有愛；講完《小紅和小綠》，筆者讓小二生回顧分別在一年級上學期讀過、以分享為主題的《拼被人送的禮》（青林），以及一年級下學期探討死別議題的《爺爺有沒有穿西裝》（格林），發現孩子們對這兩本書仍如數家珍；安琪第一個舉手回憶《拼被人送的禮》：「貪心的國王什麼都想要，裝禮物的房間已經擺不下了，還要士兵走遍全城到處搜刮。」安琪的用詞比同班孩子成熟與準確，源自於她喜愛閱讀，對文字意象的領悟與敏感度較高，所以筆者會複述她的句子，給予獎勵，再讓語文能力較弱的孩子盡可能也複述安琪的句子，強化語文的學習，這也是

筆者認為，繪本的豐富性，不單純只是圖像或文字的閱讀，應包括語文的應用，也就是實際效果的產出；筆者就讀碩士班時期的某位教授曾說：「閱讀是讀者在視覺與心覺感官上的享受，極具私密性，為什麼一定得透過讀書會的方式，進行作者與讀者對話的挖掘，閱讀就是閱讀啊！」

誠然，就教學立場的不同，對於繪本閱讀的方式，是否進行語文能力的鑑別，或單純讀故事、讀圖像？筆者相信，若訪問一百位教學者，會獲得一百種看法，但我們不能否認，國小兒童需要文字與圖像做情境的導讀與延伸，比如，孩子認為他們的小世界出現不公不義的現象，需要有人出面擺平，或者自己挺身扮演擺平者的角色，此時，經營這個小世界的老師，能隨機安排一個吸引孩子的媒介（繪本），作為一來能解決衝突，創造和平的局面；二來促使孩子對語文學習產生興趣進而提升文學與藝術欣賞層次的基本素養，再方面透過閱讀模式強化親師生與孩子間同儕關係的緊密，即能創造教學關係的多贏。

* 故事的豐富內涵

孩子在回憶《拼被人送的禮》時，有的孩子很快能完整的拼湊整本書的大意，在敘述大意的同時，老師不妨讓他們拿出小白板，畫出自己記得的圖像，像珍妮很快就畫出拼被婆婆用針線縫被子的形象。

有些孩子直覺式的畫出記憶中的單一器物，有幾個孩子就國王的房間為構圖背景，畫的卻是自己想像中的玩具；依據筆者過去的領讀經驗，當孩子初次看見國王的房間，張大的眼睛立即洩漏對這個房間的興趣，主要因為多數孩子擁有自己的房間，房間裡的玩具雖比不上國王收納的各式貢品，卻因爸媽的寵愛，幾個知名的玩具絕對是基本配備；如果教學者能掌握孩子的興趣所在，以國王的房間進行閱讀延伸或討論，使議題更形擴大，讓孩子有機會再次審視現在的房間和初識這本繪本時自己的房間，在空間的利用上有何差異？

意即，可以進行問題衍生問題的交叉詰問，孩子的回應，不論天馬行空或具體確切，在繪本的閱讀與理解上，皆可豐富教學者設計問題的質量。

回顧《拼被人送的禮》之後，孩子再度歸納出「做人不可以像國王那般自私」的評價，同時讚揚國王接受拼被婆婆的建議，最後與百姓分享私藏的貢品，是可貴的反省，可見評價絕非單一性；接著，教學者可以就孩子的先備知識連結到《爺爺有沒有穿西裝》。

讀過這本繪本的孩子大概都知道，這個簡單的故事其實討論的就是死亡的議題，圖像予讀者黃褐色基調的印象，淡淡的對比著始終關心爺爺到底有沒有穿西裝的紅髮小男孩——爺爺的孫子「布魯諾」；大盒子裡為什麼要裝著身軀龐大的爺爺？龐大的沉重與輕盈的細小也是鮮明的對照，畫者透過對比性，成就「輕」悲傷的意象，儘管小二的孩子還不能真正意會死亡的輕重，但是這個故事讓他們知道，如果爺爺和孫子的感情沒有那樣濃密，孫子怎會關心爺爺究竟有沒

有穿西裝？

死亡的議題在成人的眼中絕非輕荷，何況是孩子？相對於慶生的歡鬧，繪本可以處理的極為繽紛，但對於死亡議題的處理，便顯得棘手，所幸繪圖者能駕馭彩筆，協助文字把悲傷的主題輕化，讓讀故事的孩子面對死亡時，開始思考也許把死亡反過來看，會不會就是永生的象徵？沒有想像中令人恐懼與擔憂，也因為故者不能再與生者互動，思念便在當下成為永恆的刪節號，讓我們更加記住那永遠定格的音容。思念，能超越死亡；軀體雖逝，但愛讓思念活化！

從《小紅和小綠》及至《拼被人送的禮》、《爺爺有沒有穿西裝》的種種討論，孩子已然清楚小紅對小綠的思念是愛的表現，拼被人 and 國王的分享也是愛的表現，而死亡的議題讓愛的回憶更加鮮明，一個故事與另一個故事的連結，孩子聽得興味十足。

課程結束前，筆者抓緊時間介紹另一本厚度與篇幅皆輕巧的繪本——《大吼大叫的企鵝媽媽》（親子天下）。

「哈哈！大吼大叫耶！」傑森彷彿心有戚戚焉，孩子天真的笑聲再度在教室間迴盪，接著孩子們利用「大吼大叫」造句，媽媽、老師、姐姐幾乎成為大吼大叫的「發起者」，於是，筆者詢問孩子：「為什麼只有媽媽、老師、姐姐成為大吼大叫的主角，而不是爸爸或哥哥呢？」安迪說：「因為女生的嗓門比較大。」原本安靜的小凱突然舉手：「比較會大吼大叫的人，心地都比較善良，只是比較不會表達自己的感情而已。」但安琪不以為然：「溫柔的說話難道就不善良嗎？我媽媽的個性不但溫柔而且善良喲！」當孩子開始做價值澄清之前，教學者的提問一定要先告一段落，趕緊說故事，避免拉長的時間，讓矛盾或爭執影響價值觀的澄清，成為嘈雜教室的罪魁禍首。

小企鵝受媽媽責罵，被媽媽吼叫，整個身體竟大大分解開來，「頭飛向外太空，身體飛到大海中，翅膀掉進叢林裡，嘴巴落在山頂，屁股淹沒在大城市，只有兩隻腳還在，但它們一直跑一直跑……」，小企鵝想要找回身體，所有的肢體卻散落各處，他該怎麼辦？

筆者先確定班上孩子尚未讀過這本書，所以稍稍提了故事的前半段，再翻開幾張圖像，讓孩子確定小企鵝的身體確實分解了，然後請他們猜想小企鵝最後如何拼回自己的答案。

孩子為展現自己與眾不同的想像，答案一定五花八門，但為了讓閱讀課更具延展性，筆者決定下一堂課再公布答案，讓孩子對聽或讀故事產生期待感。《大吼大叫的企鵝媽媽》的趣味點，在於孩子共通的經驗，尤其是「大吼大叫」這四個字特別讓孩子感到親切，理由不外乎家人為了催促他們：趕快吃飯、趕快洗澡、趕快寫作業、趕快上床睡覺……，當催促者的音量愈來愈大，耳提面命的語氣即會爆發出大吼大叫的威力，對孩子形成極大的壓力，就像小企鵝脆弱的肢體四處崩解，事實上，文本最後仍由企鵝媽媽用針線縫回小企鵝，畢竟小企鵝是媽媽最傑出、最得意的「藝術作品」。

筆者相信，當孩子在下一堂課找出誰組回小企鵝的答案時，同時也會將筆者前後介紹過的

故事相互對照與連結，明白當傷害發生後，愛可以彌補一切，就像企鵝媽媽知道大吼大叫傷害了小企鵝，勇於向小企鵝道歉，即繪本的潛在功能：讓孩子在面對各種生命議題時，能嘗試尋索出一個共性，那就是潛藏在事件／故事背後的原動力——愛。

* 讓「愛」成為行為改變策略的最佳指揮

唯有愛，才能形成巨大的生命能量；唯有愛，才能化干戈為玉帛；唯有愛，才能讓生離死別更具生命探討的厚度。繪本緊扣愛的主題，讓次次閱讀累積愛的能量；不要小看孩子年紀尚輕，未經世事，他們天生能敏銳感覺成人對他們的愛是否真心。箴言第四章二十三節：「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聖經如此宣達愛，而繪本領讀者豈能忽略這個偉大的細節？！

即將升上小三的傑森，因繪本故事的啟發，讓他更願意思考：如何以愛處理自己的人際關係；知道唯有心裡接受，誠懇包容，愛的種子才能生根發芽；儘管故事泰半虛構，但愛卻永恆，許許多多被建構的故事，也許換了不同的面貌，但讀者依舊能清晰辨識：原來，「愛」，不僅是繪本演奏最聖潔的指揮家，同時也是她的本名！

延伸閱讀

1. 王漢倬撰，立玉圖。《小紅和小綠》（臺中縣：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86）
2. 傑夫·布藍波作，婕兒·第·瑪肯繪，楊茂秀譯。《拼被人送的禮》（臺北：青林國際，2009）ISBN 9789578263369
3. 艾蜜麗·弗利德文，傑基·格萊希圖，張莉莉譯。《爺爺有沒有穿西裝》（臺北：格林文化，1999）ISBN 9789577452337
4. 尤塔·鮑爾文圖，賓靜蓀譯。《大吼大叫的企鵝媽媽》（臺北：親子天下，2015）ISBN 9789863980681